

繼互聯網之後的下一個重大發明是人工智能。成立於2016年的Scale AI,就是一家致力於加速AI應用程序開發的公司,其使命是加速人工智能的發展。(下圖? Failory)具體來說,Scale AI旨在通過提供機器學習所需的準確數據來實現這一目標。這些數據包括圖像數據、激光雷達數據、地圖數據、文本數據、表格數據和語音數據。

Scale AI的共同創始人及CEO亞歷山大·王(Alexandr Wang)認為,機器學習正在逐漸取代傳統的軟件編程,成為公司自動執行任務的主旋律,而數據就是新代碼。由於擁有強勁的實力、知名企業客戶、敏銳的市場感知力、前沿的行業理念,Scale AI 2020年還成功吸引了亞馬遜機器人公司前副總裁Brad Porter的加盟。Porter說他之所以想投身於Scale AI,是被Scale AI的技術以及在創業狀態中的無限可能所吸引到了。風投公司也看到了Scale AI代表的無限商機--據《福布斯》報道,2021年4月13日新一輪3.25億美元的融資後,這家公司估值約為73億美元。由此,Scale AI共同創始人及CEO亞歷山大·王(Alexandr Wang)持有的15%股份,也讓他成為身家超10億美元的科技新貴。那麼,Alexandr是如何在25歲的年齡成為億萬富翁的呢?

1997年1月出生的Alexandr絕對是“別



人家的孩子”。小時候,Alexandr就顯露出數學天分,喜愛數學和編碼並積極參加全美數學和編碼比賽。

六年級時,他報名參加了自己的第一次全國數學競賽,希望獲得一張去迪士尼世界的免費門票。雖然他未能如願獲獎,但他對數學的興趣和科學技術的愛好愈甚,入讀洛杉磯阿拉莫斯高中後更加如此。2012年1月,他在美國數學天才搜索(USA Mathematical Talent Search)中排名第五,2014年1月,入選美國中學生物理隊(USA Physics Team)前20名物理學生。2014年17歲時,Alexandr作為Addepar的軟件工程師開始了自己的職業生涯,工作了不到一年後,他離開Addepar轉而加入問答網站Quora,擔任技術主管,並在這里工作到2016年。正是在Quora,Alexandr遇到了Scale AI的聯合創始人露西·郭(Lucy Guo)。

露西·郭曾就讀卡內基·梅隆大學的計算機專業(CS),大二後輟學。2015年,18歲的Alexandr入讀麻省理工學院(MIT)CS,但第二年(2016)即輟學(雖然從他的LinkedIn資料來看,在MIT就讀期間,他的GPA成績為5.0分,且選修的課程都是研究生Level的CS方向課

程。)因為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在Y Combinator的投資下,與露西·郭共同創建位於舊金山灣區的人工智能數據平台Scale AI公司。

通過Accel、Tiger Global Management、Index Ventures等領先投資者先後7輪融資,Scale AI籌集了數以億計美元的投資,最新一輪是2021年4月13日的3.25億美元。2018年,Scale AI被《福布斯》(Forbes)評為30家30歲以下企業。Scale AI正幫助美國空軍、陸軍、通用汽車(GM)和Flexport等300多家機構實施人工智能(AI),過濾原始信息以挖掘數據潛力。據《福布斯》一篇文章稱,該公司已經簽署了至少3.5億美元的合同。目前Scale AI有100名員工和30000多名合同員工,其客戶包括Waymo、Cruise、Airbnb、Pinterest、Lyft、OpenAI、nuTonomy和三星等頂級公司。Scale AI的技術還應用於正在進行的俄烏軍事衝突中。由於其速度遠快於分析人員,Scale AI技術被用於分析衛星圖像來確定俄羅斯炸彈在烏克蘭造成的破壞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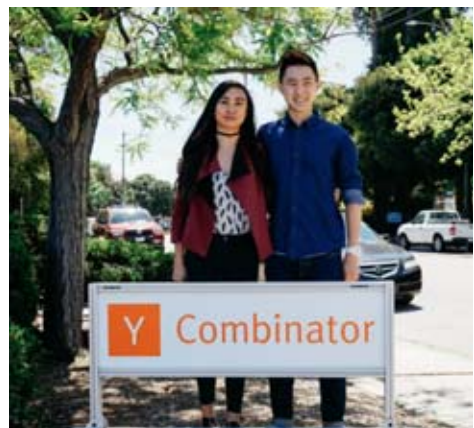
Alexandr出生於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他的父母都曾在著名的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擔任武器物理學家。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可是美國曼哈頓項目的所在地。曼哈頓項目是二戰期間美國負責設計和製造第一顆原子彈的項目。Alexandr有一個妹妹名叫Jessie Wang。

一般人印象中,像Alexandr這樣的科技天才神童都是舉止怪異、情商堪虞的一根筋書獃。可咱Alexandr不一樣,人家打九歲起就一直是一名小提琴手。除拉小提琴,他的其他興趣還包括寫作、徒步旅行、編程、閱讀尼採(Niet-

zsche)、薩特(Sartre)和克爾凱郭爾(Kierkegaard)等哲學家的著作。除了英語,他還精通兩種語言--漢語和法語。

有學霸父母提供的學習環境和優秀基因,Alexandr以事實證明他就是“別人家的孩子”。可已經這麼優秀了,Alexandr的父母還是對他很不滿意。根據《創業》雜誌之前的一次採訪透露,Alexandr父母對他從MIT輟學一事深感到失望,儘管他取得了絕大多數人,包括獲得藤校博士學位的人,終身都難以企及的許多成就。一聲嘆息,觀念不同,隔代如隔山啊。

對了,人家Alexandr不僅姓王,可是地地道道的鑽石王老五哦。雖然Alexandr保持低調沒有向公眾公開自己的戀愛關係,但普遍相信他沒有和任何人約會,也沒有女朋友,更未傳出任何緋聞,捲入任何男女關係的爭議。有心人,咱Alexandr依然是最eligible的華裔億萬富翁bachelor之一滴耶。展示自己的優勢,充滿信心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冲冲冲。作者:國華



中國留學生,在泰晤士河邊“撿垃圾”



在泰晤士河邊,有很多被歷史掩埋的“邊緣故事”。作者:王喆寧

2020年到倫敦留學後,張勝佳迷上了一項小眾活動。

戴上鏟子、塑料袋,穿上及膝的雨鞋,背上黑色帆布包,他來到泰晤士河邊的灘塗,走走停停,時不時蹲下來仔細翻找,然後把找到的東西塞進包裏帶走。

別誤會,他不是去撿垃圾,而是加入了英國當地一種叫“泥濘尋寶”(mudlarking)的業餘考古活動。

“尋寶”近30次之後,他家里的貨越堆越滿,從玻璃瓶、刀叉、舊手機,到戒指、煙斗、神像,都成了他眼里的“寶貝”。

在一小片帶着污漬且形狀不規則的青柳瓷上,張勝佳發現了神秘的“東方符號”。由此,兩百多年前英國當地人的生活方式,和中國的古老文明產生了聯繫。

這塊青柳瓷還成了他的畢業設計作品《英國製造》(Made in England)的“主角”。

“未來我會繼續做這項研究,讓它成為有完整敘事的影像和一組雕塑作品。”張勝佳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尋寶”

2020年,張勝佳來到倫敦攻讀純藝術專業碩士。

當時,因為疫情原因,他每天只能待在宿舍,有時候從窗戶往外望去,能看到退潮後泰晤士河岸的灘塗。一次,他偶然發現一些人在岸邊尋找着什麼,便對此產生了好奇心。這有點像他以前在家鄉做的事——“在廣東家鄉的海邊,也撿到過一些好玩的東西”。

深入瞭解之後,張勝佳第一次接觸到這項被當地人稱為“泥濘尋寶”的活動。

在18世紀末的倫敦,“泥濘尋寶人”(Mudlarker)開始出現。由於生活所迫,他們在河灘泥濘中撿到的一些零碎物品為生,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婦女和童工。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工作,那些被污水沖上岸的廢物中,經常藏着碎玻璃、針頭之類的東西,一不留神就會被劃傷。更可怕的,還有人因此染上了由老鼠傳播的“魏爾氏病”。

18世紀末的“泥濘尋寶人”。

到了近代,這項活動不再被視為一種職業,反而吸引了一批業餘考古愛好者。人們想要加入這個“考古隊伍”,還需要倫敦港務局的批准。

“登錄官方網站後,需要填寫個人信息,包括姓名、住址等,再上傳照片,生成的電子證件會發送到申請人的郵箱。”張勝佳解釋,“最後需要繳費,之前是3年90磅,現在漲價到了96磅(約合812元人民幣)。”

會員可以從官網獲取不少信息,包括所謂的“藏寶地圖”,以及一些“行規”,比如,如果有人挖掘出具有考古價值的東西,就要根據相關法律上報。

第一次“尋寶”,由於沒有經驗,張勝佳選的時間有點糟糕。

那天天氣有點陰,風挺大,他只拿了一個塑料袋,就前往離家幾站地鐵的碼頭。當天,他雖然只撿到了一些碎瓷片,卻很驚喜。

“尋寶”之旅有時險象環生。

一次,因為不熟悉泰晤士河的潮汐規律,還在河灘上忙碌的張勝佳猛然發現,原本上岸的路已經被水淹沒了。幸好幾位正在散步的大爺看到他被困,在岸上為他指路,一點一點幫他找到了上岸的梯子。

還有一次,他幾乎整條腿陷進泥沼之中,最終在朋友的幫助下,好不容易才“脫險”。

去的次數多了,張勝佳逐漸積累了不少經驗。“要提前看好漲潮時間,潮水漲得很快,容易被淹;灘塗的爛泥比較多,有時候可能會陷進去;泥沼里可能有鐵釘、碎玻璃等,如果被劃傷有感染破傷風的風險。”

“探秘”

“撿”只是泥濘尋寶的第一步,撿回來的東西怎么处理呢?

張勝佳會先把這些“寶貝”清洗乾淨,晾乾後貼上標籤,拍照記錄。“一般的物品就裝在袋子里放起來,有特別的再挑出來進行分類。”

在張勝佳的家里,有一個四層抽屜櫃,櫃子里堆滿了經過河水沖刷的舊物,有動物的牙齒、宜家的勺子、各色玻璃瓶、舊手機、煙斗……種類豐富。

那些“寶貝”背後的故事更讓張勝佳感慨。一次,張勝佳撿到了一枚紅寶石戒指。鑒定專家跟他說,這是枚訂婚戒,來自上世紀30年代,“大概是兩人鬧分手後,女生把它扔到了河里”。

跨越一個多世紀後,這對情侶可能早已不在人世,而見證他們這段愛情終結的物品,卻沒有被歲月侵蝕,幾乎完好無損地落到了張勝佳的手中。

最讓張勝佳感到好奇的“寶貝”,是那些藍白相間的中國風碎瓷片。在不同的灘塗區域,他都曾撿到過類似的瓷片,且一直以為這些東西應該來自中國。直到有一次,他在二手市場上買到了上世紀90年代產出的一款瓷盤,回家核對後,發現與撿到的碎片花紋相吻合。

經過調研,張勝佳發現,這種瓷器叫青柳瓷(Blue Willow),雖然周身布滿東方文化符號,但確實是英國本土製造。

18世紀下半葉,英國陶器工匠懷揣着對東方異域文化的想象,仿照青花瓷製作出這種瓷器,裝飾元素包含青柳、寶塔、橋樑等。

借鑒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張勝佳開始探索器物背後的使用群體,以及他們與社群的關係、跨地域文化交流等問題。

“當時,茶葉在英國很流行,人們覺得喝茶的時候配上中國餐具,可以體驗到異國情調。”

受工業革命的影響,這種瓷器在工廠大量被複製,流通於市場上,也成為中產階級身份的象征。張勝佳在一些英國同學家中發現,直到現在,他們每天盛飯的碗上依舊印有青柳圖樣。

除了撿到的瓷器碎片外,張勝佳還蒐集到很多相關資料,有與“泥濘尋寶”相關的紀錄片,還有與青柳瓷相關的老電影等。他決定將研究成果做成畢業設計展覽。

展覽的幕布上,兩條蜿蜒的白線代表泰晤士河,河流兩岸分布着瓷片被撿到的位置,再配上西方電影中出現相應餐具的片段。

觀眾走進展廳,可以看到張勝佳拼瓷片的過程,也可以看到青柳瓷的使用場景。旁邊的電

視上播放着帶有此元素的影像,比如1931年的迪士尼電影《中國瓷盤》(The China Plate)、英國兒童節目“搖滾寶寶”(Tweenies)等。

1931年,迪士尼電影《中國瓷盤》(The China Plate)中的畫面。

他將展覽取名為《英國製造》(Made in England),靈感來源於盤子底部的標識,寓意英國人將想象中的東方文化通過生產變為日常物品。

“信仰”

家鄉對張勝佳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他出生於廣東潮汕,家鄉文化帶有“庶民性”(即從社會邊緣群體的視角看問題),這使得張勝佳更關注“非精英敘事”,也影響了他後續在研究生時期的研究方向,包括家族、民間信仰和早期跨國聯繫等主題。

小時候的張勝佳特別喜歡看歷史書。上大學後,他攻讀室內設計專業,由此積累了建築學相關知識。歷史和建築學交雜融合,在他心中埋下了探索人類發展史的種子。

張勝佳離家來到倫敦讀研時,帶了不少東西。在一大堆行李中,葵斗碗格外顯眼。

因為潮汕盛行民間信仰,張勝佳經常跟着家人去廟里參加祭拜儀式。有一次,從廟里出來,他在旁邊拆遷的廢墟中發現了這只碗,便撿起來拿回家中。

研究後他發現,葵斗碗的誕生與潮汕食物短缺的歷史有關。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潮汕人多地少,粥這種節約糧食的烹飪方式開始流行,葵斗碗因為隔熱、利於盛粥而大量出現。

“碗上有一些符號,和生育、食物、長壽以及家族等有關,我帶到英國後,本來想做成一個比較抽象的作品,但和英國導師溝通後,發現他們不太能理解這一創作。”

因為英國人不明白粥是什麼食物,張勝佳只能解釋為類似麥片粥一樣的平價食物。此外,不少創作背景的差异,也給他的創作帶來障礙。

之後,導師向他推薦了人類學和民族志的

理論研究方法。張勝佳決定將葵斗碗所涉及的歷史背景、文化脈絡全都講清楚,儘量清晰地呈現研究內容。

“因為食物不夠、壽命短,潮汕人希望生育更多後代來改善家庭條件,但更多人口使得食物更加短缺,所以一部分人下南洋謀生。”

張勝佳通過葵斗碗上的符號,串聯起潮汕地區的傳統價值觀、家族遷徙故事,以及當地食物短缺的歷史。

今年,張勝佳在倫敦街頭搞起了新作品——《臨時神龕》,靈感來源於他的一次偶遇。

當時,他和朋友在深圳散步,看到一個收廢品的人,把廢棄飲水機的門拆掉後,拿橘子插上香放入其中,供奉神靈。

“來到倫敦後,很容易撿到舊傢俱,某些局部的構建也很類似神龕的構造。”張勝佳在街頭找到一些建築“灰空間”,例如電箱與排水口等,將“香爐”置于這些空間。

“香爐”往往就是手邊最常見的物品,有時候是橘子、蘋果,有時候是用完的罐子或碗,神龕中也不擺放神靈,只是“希望人們可以重新思考信仰的本質與崇拜對象之間的關係”。

異域街頭,張勝佳還在不停地尋找和探索,試圖以獨特的視角,講述更多被歷史掩埋的“邊緣故事”。



A NAME YOU CAN TRUST 大克里夫兰地区专业地产经纪人

诚信可靠 买卖房屋
出租房屋 装修顾问

OwnerLand
REALTY

Tel:(440) 655-1119

www.OwnerLand.com/JimChen/

Email:JimChen1992@gmail.com



陈进湧

Jinyong Chen (Jim)

Certified Negotiation Expert

